



云外天都著

后宫女神

Jiongjiong Nüshen

女神下凡抢你的美男和金饭碗，
凡间的女人们要加油喽！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女神

中国文联出版社

JIONGJIONGNVSHEN

云外天都◎著



目录 contents

【上】

楔 子/001

第 一 章 地上金融危机，天上心理危机/003

第 二 章 天上造反了，我被踢下凡了/011

第 三 章 头一回下凡，就领了一泡尿/022

第 四 章 仙宠下凡了，我有伴了/033

第 五 章 你有智慧在脑，我有武器在手/047

第 六 章 你斗过来，我斗过去/061

第 七 章 青梅竹马，两小相争/073

第 八 章 情海涌醋，酸死个人/085

第 九 章 哮天下凡，又起波澜/100

第 十 章 太白变身，笑死个人/114

第十一章 人生不顺，总有伤心/128

第十二章 为了仙宠，准备乱舞/142

第十三章 一不留神，出了大名/153

第十四章 临下了凡，太白也疯狂/160

第十五章 没有想到，又被劫了/174

第十六章 包与不包，是个问题/187

- 第十七章 如果你跑，咬了白咬/200
- 第十八章 堵在门口，你想干吗/213
- 第十九章 回家路上，突遭奇变/227
- 第二十章 另有目地，似真似假/238
- 第二十一章 反目闹翻，咬你一口/251
- 第二十二章 病中求和，一致对外/262
- 第二十三章 国王驾到，迎与不迎/276
- 第二十四章 寿宴之上，一切皆变/289
- 第二十五章 太白上天，完成任务/299

番外 太白金星/307

【下】

- 第二十六章 针锋相对，不依不饶/315
- 第二十七章 为查真相，混入秦氏/326
- 第二十八章 访谈节目，请一女流氓/338
- 第二十九章 一巴接着一巴，是我错了吗/352
- 第三十章 偷了标书，中了圈套/363
- 第三十一章 为了规则，就不要脸/379
- 第三十二章 如果你裸了，我就偷了/390
- 第三十三章 医院里面，两残男会师/402
- 第三十四章 两情相悦时，吃干抹尽路/414

- 
- 第三十五章 幸福背后，突起波澜/426
- 第三十六章 爱还是恨，陷入困境/441
- 第三十七章 摆脱困境，却伤了心/453
- 第三十八章 连这里你都闯，你还是人吗/465
- 第三十九章 戴得绿油油的，你光荣吗/475
- 第四十章 意料之外，客人这么奇怪/484
- 第四十一章 扑朔迷离，真相难寻/494
- 第四十二章 打草惊蛇，更加迷惑/506
- 第四十三章 上辈人的爱，如火如荼/519
- 第四十四章 大厦一倾，引起疑点无数/532
- 第四十五章 天既已明，真情重获/545
- 第四十六章 喜事连连，却藏忧患/556
- 第四十七章 太白重来，带来恶信/569
- 第四十八章 最终局势，谁欠了谁/580
- 第四十九章 他用万年，设计了自己的死/595

番外 司徒敏/610

番外 白止/615

番外 孟思远/621



第二十六章

针锋相对，不依不饶

我坐在窗前很久，看见蚊子停在了玻璃上，隔了良久，他一声不出。正当我以为他是一只普通蚊子的时候，他开了口：“桑眉，你叫我查的事一点都查不出来……”

我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叫蚊子去查也不过是心存侥幸而已。以沃尔公司的财势，都查不出所以然的，就凭一只蚊子，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窃听器，又怎么能查出什么？

所有的蛛丝马迹必然被抹得一干二净。留下的线索必然是无关紧要的，是允许让我知道的结果。

蚊子的语气有些担心，“桑眉，下一步，你想怎么样？”

我笑了笑，没回答他，可能每一个和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桑眉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但是，如果桑眉开始用心计了呢？没有人知道其结果会怎么样。

我在看电视，还是住在那个小小的公寓里，一则懒得再找地方，二则既然孟宇已经搬离了我的隔壁，我也就不需要再搬离这个地方了。

不错，当我回到住处的时候，就发现隔壁已人去楼空。

我在看电视，电视里面风景如画，犬犬坐在沙发上，化了个丰神俊朗的人形，在吃我买的薯片；蚊子则沾在蜜糖水的杯子边沿，半淹在里面，有好几次，我都怀

疑他是不是被蜜糖水淹死了。

自那以后，他们俩沉默多了，可能我也沉默多了吧，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只听见电视里的声音。

太白金星走了，真正的倪鱼萱回来了，我也只好辞了职。秦玉想让我到他的集团做事，我拒绝了，我可不想桃花朵朵来。

我想，我这里不是还有演唱会一半的钱吗？省一省，在外面混个一年两年的，也足够了。电视里正放风景如画的千岛之国芬兰，如蓝色水晶般的海面上浮着无数的小岛，仿如蓝色宝石上镶嵌的绿色玛瑙。我眼前一亮，在国内猫着也是猫着，不如去国外散散心。

我回头望了望蚊子与犬犬，蚊子的表情就没有办法揣测了，不过，犬犬却停止了吃薯片，眼神发亮地望着我。我便知道，这个天庭第一犬与我想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了钱，都想往死里花，直到把它花完了。

更何况我现在的心情实在不好，也许那个千岛之国能让我散散心吧。于是，我订了一家旅行社，想不到办签证的时候却出了一个大麻烦，我的签证没有办下来。原因无他，据领事馆传出来的消息，怀疑我的护照是假的。因为，早就有人拿着一模一样的护照出国了！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警察居然也因此找上门来，因为，那位拿着与我一模一样的护照的人在国外潜逃不回来了！所以，他们现在怀疑我的真实身份！

在他们查清楚之前，别说是出国了，就连订飞机票都没可能了，我的身份证号码被打入了黑名单！

想不到我一个良民规规矩矩地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一下子不是国家的公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想，既然不能出国，那回家总可以吧。

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有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从我家走了出来，都身穿皮夹克，女的手里拿了一个公文包，知道这两人让我想起了什么人吗？便衣警察！这两人的神情，谨慎中带着几分亲切，亲切中又带了几分威严，多像便衣警察啊！

我走进屋内，母亲见我突然回来，自然是欣喜万分的。但我感觉她有一点儿神思恍惚，眼神游移不定，有时候竟呆呆地望着桌子上那只杯子一动不动。我唤她好几声，她才恍然醒悟，却又忘了自己在讲什么。母亲一定有事，我们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我反复地问她，她只是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她去拿摆在桌上的杯子，手指一带，却将那杯子扫到了地下。杯子摔落在地，啪的一声，惊醒了她，仿佛如电闪雷鸣的晚上，那一声霹雳突然响起，她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去拿扫把。

我向犬犬使了一个眼色，他机灵地跑了出去。我想起刚刚来到这里的那两个陌生人，问母亲：“那两人是谁？”

她眼神躲闪，只是道：“是朋友，好久未见的朋友！”

我沉默不语，母亲有事瞒着我！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不经意地问起了孟宇，我扒着饭，笑了笑，道：“妈，孟宇有他自己的生活会。”

她沉默不语，过了良久，才道：“眉眉，你同孟宇闹矛盾了？”

我继续扒饭，不知怎么回答她，能告诉她我与孟宇在宴席上反目了吗？

父亲的死对她的打击本来就够大的了，如果再告诉她这么一层，她怎么承受得了？

更何况，告诉她除了增添她的烦恼，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感觉母亲的神色很疲惫，晚饭过后，她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走进房间休息，甚至没与我聊聊天。

好不容易等到犬犬与蚊子回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两个人真是便衣警察。

我想了一想，问他们：“难道说，父亲的死因查出什么真相来了？”

犬犬摇了摇头，迟疑了又迟疑，才告诉我：“桑眉，他们并不是来查你父亲死的事，而是来找一个人，一个名叫刘金的人。据他们两人私下时说，这个人与那件缉私案有关！”

为什么他们会找到母亲，难道说刘金就是父亲？

我心中忽然间升起不祥的预感，母亲闪烁的目光、疲惫的神色，难道说母亲真的隐瞒了什么？

既然在我的房里，犬犬便化了一个人形出来，他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桑眉，听那两个人讲，有人匿名寄了封信给他们，说可以找你的母亲打听出刘金的下落，那个缉私案中最大的嫌疑人。”

我心中悚然一惊，不可能，父亲与刘金，怎么可能？他们这是捕风捉影。或者，父亲等于刘金，这绝对不可能！

我呆呆地坐着，父亲总是那么和蔼慈祥，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对任何人都如

此。在别人的眼中他是谦谦君子，不管对家人还是对邻居从来都没有红过脸。如今却有人怀疑他是嫌疑人？

过了良久，蚊子飞了进来，道：“桑眉，伯母躲在房内哭……”

我站起身来，悄悄地推开房门，慢慢走到母亲的门边。门缝开处，见母亲坐在床边，无声地抽泣，她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就仿佛她心目中的大树已然倒下。

是谁，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我？

我悄悄地走向自己的房间，掩上门，打开手机，拨了那个自己长久都没有拨的号码，嘟嘟之声在我的耳边回响，良久，才有人接了电话，“喂？”

他的声音变得冷漠而沉稳，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透过手机冷冷地望着我！

“你还是不愿意放过我？”我问道。

那边传来喘息之声，良久，他才道：“你以为我能忘了在那么多人面前你带给我的耻辱？”

我道：“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他淡淡地道：“不怎么样，只不过，想让你也尝尝被人冤枉的滋味！”

“被人冤枉，你认为你是被人冤枉的吗？”我道。

他柔和而慵懒地道：“你想知道我和我的父亲是不是被人冤枉，何不来查个清楚？我等着你！”

我咬了咬牙，“我的护照也是你搞的鬼？”

他轻轻地笑了两声，“桑眉，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孟宇了，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行了。你随便指控我，我可以告你诽谤的。你想查明真相吗？以你的性子，怎么能查明？哦，是不是便衣警察上了门，让你很困扰？”他冷嘲热讽，言辞冰冷，就算是隔着电话筒，我也感觉到了从电话线上传过来的丝丝冷气。

“孟宇，你这样有意思吗，用这种手段？你难道忘了，你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母亲是多么欢迎你来我家？你现在这么做对她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

孟宇的语气依旧平淡，“桑眉，我永远记得，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如果伯母受到了什么困扰，那都是拜你所赐。怎么，这样小小的困扰，你就受不了了？”

我咬咬牙，“孟宇，你到底想怎么样？”

孟宇轻笑了两声，“你这是第二次问我这句话了，我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

我听到话筒那边冰块撞击着酒杯转动的声音，他在饮酒！

他在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我的狼狈！

我望着手机，屏幕上信号连闪，我猛然把手机丢了出去，手机撞到对面的墙上，弹了回来，在地上弹跳了两下居然没有坏，里面传来他的声音，“桑眉，桑眉……”

那声音再也不是以前的缠绵温柔，变得理智清冷，孟宇，真的变了，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了！

可是，如果桑眉也开始变了呢？我望着地上的手机笑了一下，心想，该换一个新手机了。

蚊子很长时间没说话，这个时候，他倒说了一句：“桑眉，你刚刚笑的时候，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淡淡地道：“是吗？”

他便沉默不语，又过了良久才道：“桑眉，你不要被恨意迷住了自己的眼睛！”

我笑道：“蚊子，你变得越来越文艺了。这可不好！”

他叹了一口气，可能停在了某处，“桑眉，太白飞升之前告诉你那个消息的时候，你虽然表面没有露出什么，但我知道，怨恨已种在了你心底！”

屋内有一面极大的镜子，我的穿衣镜，镜子中显出一位呆坐在床上的女子。她偶尔回头，嘴角却含了冷笑，眼神犀利，手指握着床沿握得发白，这是我吗？

蚊子说得对，当太白告诉我孟宇对我的好只不过是身上两生咒的原因的时候，那种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恨，已如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心底。

我带着犬犬在忠德路下了车，蚊子自然而然地跟在我身前身后，嗡嗡地四处打量，这条街比较乱，几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盲流与乞丐。这是本城一条极古老的小巷，残破的街区，晒在外面的衣服滴答着水，没来过这里的人不会认为本城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也许这里会黑暗、肮脏，但这样的地方的确存在。

这里就是烂尾楼后面的一条小巷，这里虽然肮脏、零乱，但由于七拐子的存在，这个如神话般的市井侠客，却维持了这里基本的安定。所以，我走在這條小巷之中的时候，虽然有面目模糊的人鬼祟地将我打量着，却没有入上前挑衅。七拐子说过，兔子不吃窝边草，他绝对不许在他的地盘有罪案发生，其他地方，他可能管不了，但这个地盘，他还是能管的。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极为意气风发，他还



说，决定听从我的建议，请一个职业经理人！

不错，自从上次见面以后，我与七拐子时常有联系。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查出当年的真相！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仿佛一团迷雾，自方便面中毒事件，到司徒敏处心积虑地把线索往孟氏身上引，她怀着什么目的？为了报复，还是其他？我不知道。

不错，她找到了那个卡车司机，也找到了那盒录音带，但那个卡车司机却不能说出确切的答案，至于那段语焉不详的录音只是造成了一种假象，又能证明什么？我绝对不会凭着她给我的那段录音就只听从她的指挥。

七拐子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他正在饮功夫茶，茶的香味从我的鼻尖飘过，见我走进来，他只朝我笑了一下，“来，试试我的新茶！”

他穿着一件竹布白衫，眼神之中带了几分如野豹般的慵懒。他依旧极瘦，那抢我手袋的小混混模样早已不见了踪影。看到他的手下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我忍不住道：“七叔，如果你去演戏，绝对能拿好莱坞大奖！”

七拐子转头望了望我，“大侄女，这个世上，有谁不是在演戏呢？说到演戏，你演得比我好得多！”他饮了一口茶，很忧郁地感叹，“你把人家弄得遍体鳞伤，其本领比我好了很多倍，我起码不会对我真心的人演戏！”

我道：“怎么，你查出那段录音了吗？”

他点了点头，“你给我那个录音之后，我反复查证，终于弄清楚了前因后果。大侄女，正如你猜测的，这段录音的确另有真相。”他便往前走，“跟我来。”

他站起身来，走向桌子旁，那里有一个录音机，录音里传出声音：“阿宇，我答应你的事，已经为你办到了，希望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要知道，有很多人会想尽办法利用这件事的。阿宇，你放这样一个女人在身边，与放一个炸药包在身边有什么不同？”

“爸爸，你答应了我的事，就一定办到，你还不相信我吗？桑眉已完全相信我，到时候只要用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她父亲的死亡，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儿子，你虽然聪明绝顶，但为什么在这上面，你就不能理智一点呢？这件事之后一定会成一个导火线，把你我都炸得粉碎的……”

七叔道：“大侄女，这段录音中的那个女人并不是指你，而是指另外一个女人……司徒敏。这段录音是孟宇与司徒敏还未取消婚礼时录制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司徒敏在查找当年的真相，但还没有到决裂的时候，所以，孟宇才会



与她虚与委蛇。”

我知道这段录音什么也不能证明，但它却像我心底的一根刺，让我不得不怀疑。

他停了停，道：“至于第二句，有关你父亲的死，至今我还没有查清楚，孟宇很有可能是为了不让你卷入其中，才不愿意告诉你真相的。他真的是为了保护你。”

我略垂了头，望着茶杯上水汽蒸腾，“可是，后面那一段话，又能怎么解释？”

七叔道：“这段话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你还记得当时，新闻播报孟氏集团与沃尔集团单方面解约了一个世纪大厦工程的事吗？那个时候，孟氏集团与沃尔集团的关系还未破灭，孟侄子却单方面与他们解约，引起两个集团震荡，那段话，说的就是这件事！”

我想起当时是播出过这一段新闻，记得蚊子还感叹道：“孟宇真上镜啊！”孟宇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身如修竹，语气沉着，真的很上镜。

但我总是觉得这个解释比较牵强。七叔感觉到我面有疑色，道：“我把整段录音放给你听一遍吧。”

录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但我总算弄明白了，正如七叔所讲，这段话，真的是截下来的一段话，加上前面孟宇与孟夏利的讨论，这三句话才算是完整的，所说的意思与七叔所讲的一点不差。

七叔道：“看来，这个司徒敏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截取了这段录音，再加上那个司机，两相加起来，才让人不得不怀疑。大侄女你这么做，算得上是将计就计，只可惜苦了孟宇。”

我坐下来，自顾自地拿起茶杯一饮而尽，满口的苦涩直入心肺，我皱眉道：“七叔，你在怪我？事后我是想向他解释的，司徒敏想让我与他决裂，那么，我就与他决裂。我如果不按照司徒敏的要求与他决裂，又怎么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秦氏企业？你不是说当年的事秦玉的叔叔也牵涉其中吗？”我停了停，又道，“更何况，他已经开始报复了，前些日子，我本来想出去散散心的……”

我把护照被停事件与警察上门的事告诉了七拐子，七拐子“哦”了一声，皱了皱眉头，“这件事，不会再打扰你了，我来解决。不过，你不能出去散心，现在并不是时候。”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哪里知道，当我得知孟宇对我所谓的好，全是两生咒的原因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多么绝望，绝望得想放弃一切，只想沉浸于山水

之间。

但是孟宇却还在相逼，也许正是这种相逼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了。

我问道：“那么，秦氏与沃尔公司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吧？”

七拐子望了我一眼，“应该说这两个公司的上一辈人关系很密切。很有可能司徒敏得到的消息就是从秦氏传出去的，也有可能司徒敏与秦氏已经连成一线。但这些都只是可能而已。”

我道：“七叔，我们不就是要查出这些可能吗？”

七拐子叹了一口气，“我只是有些遗憾，那小子与你相处了十几年，被你这一头闷棍打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大侄女，你当心弄假成真，到时候你们两人真的再也回不了头！而且你也不必要当众给他难堪的。”

“不当众给他难堪，秦玉怎么会相信？怎么会答应我配合我？”都说这茶饮下之后，会苦中带甘，可为什么我只感觉到满嘴的苦意？

我道：“七叔，你猜得不错，不等我向他解释，我们已然回不了头……”

每一个人都认为，桑眉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可哪里会有人知道，自从得知父亲的死并不简单的时候，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得查清楚这件事。因为他是我的至亲，就算是我有神仙的记忆那又怎么样，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我怎么能不搞清楚这件事？我怎么能忘记，父亲牵着我的手缓缓在花园行走，脸上满是骄傲，向别人介绍道：“嗯，这是我的女儿。”我忘不了那么一个儒雅的人最后满身绷带躺在床上的情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多么没用！我还是神仙下凡来呢！

我道：“与父亲比起来，这一点伤害又算得上什么？何况我不过比他早一点下狠心罢了。”

他关切地望着我。我怎么能告诉他太白飞升上天，已然解开了他身上的两生咒。原来他从小到大对我的好，只不过是法术的作用。当事实的真相如此摆在我的面前，我还能怎么样？我只不过比他早狠心一点，如果不是我比他早一点，我想，当我听到太白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然溃不成军，狼狈不堪。

原来这个神仙的玩笑居然已伤我这么深，所以我不想告诉他，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拒绝他，只不过是为了顺利地接近秦玉，顺利地查出幕后的人。虽然，这个计划后来不是很成功。

七拐子抬头望了望我，那是一双看透世情的眼睛，“大侄女，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难得有情郎，要不要我向他解释一番？”



我摇了摇头，“七叔，现在向他解释也没有用了，不必多此一举了。不如我们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秦玉彻底地相信我。”

他道：“这个人温文尔雅，举止风趣，而且有一副绝佳的外表，却低调隐忍，可以说从来都不出风头……大侄女，我很担心你，有的时候，他甚至不需要什么手段就能让你万劫不复！”他停了停，又道，“他们家有一个传统，只有真正得到他们信任的人才有可能被那人承认，进入秦氏集团的权力中心，而第一步，就是得到秦玉的信任，而我知道只有进入了他们的权力中心，你才有可能知道那些不被外界知道的事！”

七拐子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也只不过掌握了秦氏机构架构的基本原则，可见秦氏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秦氏。说得也是，如此巨大的财团，又怎么会是一个普通的机构？有些东西连七拐子都没有办法查出来。

我道：“我知道他现在不相信我。可是难道就让我等在那里，等着人家时不时来个方便面中毒事件，时不时派个人上来串门？我这样做，若是进了秦氏，麻烦是不是就会少了很多？”

其实如果有蚊子与犬犬的帮助，只要能接近秦玉，再接近到那个人，我想离真相不会太远。毕竟蚊子与犬犬别的本事没有，但充当窃听器的本事还是有的。可是两人却不能无时无刻地监视着他，我们只能寻找契机，一个能让真相自动浮出水面的契机，而这个契机的出现的确是要秦玉带给我的。

七拐子望了望我，感叹道：“大侄女，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却想不到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很怀疑我面前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冷静理智，毫不留情地利用身边所有的人！”

我道：“七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研究人性了？”他在不露痕迹地损我！

蚊子与犬犬知道了我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一个道：“桑眉，我们相处了几百年，直到现在，我才敢肯定，我并不了解你！”

另一个感叹道：“如果把桑眉看成一个小丑，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蚊一犬齐声感叹道：“原来，她成为仙宠的代表，并不是偶然的！”

……

我道：“七叔，别废话了，倒杯茶，我们继续。”

他道：“秦玉这个人，我调查了他，发现他表面上虽然文秀如女子，但在商场上是心狠手辣出名的。可以说，他有让人如沐春风的外表，这也使得他能让人

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一种假象……嗯，不但在商场上，甚至于在情场上，他也是如此。但由于他为人低调，有许多事没有传播开来，让人未生警觉，大侄女，你应付得过来吗？”

我望了望他，他沉吟着端了杯茶，吹了吹，饮下。

我道：“所以，他不相信我，但我想，他有意地接近我与倪鱼萱并不是偶然的。就连上次，他给钱让你演这场闹剧，应该都不是偶然的。他让我不知不觉地认识了，还让我以为仿佛是我们主动，这样的人你说我能不能应付得来？”

七拐子用赞赏的眼神望着我。我知道，他认为我分析得分毫不差，其实不用白额虎他们提醒，我也知道，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接近。像秦玉，他任我予取予求，甚至答应在孟宇面前演戏，何尝不是怀有自己的目的？

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沉溺于孟宇对我无缘无故的好。

七拐子道：“如果你能帮助他赢孟氏一次，我想，他会渐渐相信你与孟宇真的已经彻底闹翻！”

我看着他，他微微一笑，反问我：“大侄女，你看我这烂尾楼怎么样？”

我迷惑地望着他，他道：“不久，我这烂尾楼就将身价倍增，到时候，又会引起商界一番争斗！”

我道：“七叔，这烂尾楼，产权是你的？”

“不，我只是其中之一，这幢楼债务巨大，谁都不敢轻易再建，但是，你知道三十九中吗？”

我一惊，想起前些时候一则新闻报道，“那所全国重点中学？据说那所中学的厨房发生了小小的塌方，难道，并不是小小的塌方？”

他赞赏地看着我，道：“桑眉，看来，你的记忆力并不差，那所中学是民国时期的德慧女中，可以说得上历史悠久，虽然建了不少的新校舍，但因为大部分是民国时期建的，当时的建筑水平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进行测试，那就是地下水。那所中学建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水库上，所以，才发生了塌方事件。”

我想了一想，才醒悟过来，问：“难道，那所中学要搬来这里？”如果是这样，商场又不知道要掀起多少腥风血雨！

他点了点头，“大侄女，如果你真的从商，可以说能与孟氏集团的少年商业奇才孟宇相比！”

我道：“您老夸奖了！您老不也是奇才一名吗？从此以后，您老就坐在一座金

山之上了。”

他扯了扯嘴角，豪情万丈地道：“好说好说……大侄女，以后，我请你吃鲍鱼、鱼翅！”

这个老抠，终于不抠了一回！

我道：“你的意思是……”

他撩了撩眼皮，望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有深意，“孟氏集团与秦氏集团一定都会来争这块地皮的，以实力，当然是孟氏强一点。但是如果你能帮秦氏争到这块地皮，我想，秦玉一定会信任你，说不定能让你进入他的家族，那么，你是不是就有机会接触那个人呢？”

我张了张嘴，想要说出什么，却怎么也说不过来。

他抿了口茶，道：“怎么，不愿意？”

我道：“有什么不愿意的。”

他道：“那就好，反正也只不过让孟氏少赚一点，少上那么几个亿……”

我很怀疑他在讽刺我，可抬眼望过去，他却还是那么一副好死不死的样子！





第二十七章

为查真相，混入秦氏

我回到那座城市，带着犬犬与蚊子，站在秦氏企业的大楼底下。我知道，我已经别无选择，孟宇把我一步步逼得别无选择！

我忽然发现居然没有秦玉的手机号码，每一次都是他来找我，我却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他，当我想要主动找他的时候，却不知从何下手。

当我向前台接待提出要见她们的老板秦玉的时候，她们有礼而谨慎地从上往下把我打量一遍，问了我无数问题，从业务关系到家庭关系，整个防狼过程让我叹为观止。到最后，我还是没见着他。前台接待诚恳表示要预约，时间大约在半年到一年之后，才能见到秦玉，见面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

她们微笑着告诉我：“我们的老板是非常忙的！”

犬犬忍不住在我耳边道：“桑眉，不如让我咬她们两口，看她们通不通报？”

看来犬犬气得很了，蚊子最近养气功夫非常好，慢条斯理地劝他：“犬犬，火气别这么旺，俗话说得好，小鬼难缠，你以前帮二郎神挡参拜的小神的时候，不也是这副德行？”

我完全有理由怀疑蚊子当年参拜过二郎神，还被犬犬给挡了！

我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守株待兔，等着秦玉从这幢大楼里出来或进去。

可想不到这一等就是三天。这三天是我最难过的日子，每天七点钟从酒店里出来，赶到秦氏大楼，在接待小姐的冷眼之下坐在沙发上，为了不错过他从大楼里出